

江城子·长岗坡颂

谢林明

渡槽千拱卧长龙， 稻香风， 放牛翁。 良田万顷， 沃野戏蝶童。 挥手作别灾旱苦， 天府现， 乐民丰。	万斛泉水润乡农， 忆昔穷， 泪朦朦。 大修水利， 渠坝渡槽雄。 人定胜天旗帜立， 泽万世， 叹奇功。
---	---

曼妙夏音

方华

蝉鸣 太阳一直沿着它的音调上升 挂上 正午的树梢 在季节的浓荫处 用一曲咏叹 把夏天 唱到高潮 蛙鼓 小小的鼓手 把月亮当成一面爵士鼓 不知疲倦地敲	越来越有节奏了 越来越有韵味了 清亮的鼓点 落满原野 蝉吟 在夏天的深处 轻抚慢捻 阳光和月光的两根弦 余音袅袅中 一片树叶落下 覆盖了 夏的躁动
---	--

追梦情怀

钟仪

追云逐日越千岑， 梦笔生花赤子心。	情系故园花似锦， 怀珠韞玉觅知音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咏江南民居

邓勇

黛瓦飞檐映翠丛， 堂中雅韵逸无穷。	幽居静处尘嚣远， 最爱永恒纯朴风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树头的“紧箍咒”

易文建

南方六月，天地间仿佛被放进了巨大的蒸笼。太阳像个炽热无比的大火球，光芒刺得人根本不敢抬头望天。

在罗民顶上，老根叔受命带着七个农民正忙着清理杂草。才过了大约一小时，每个人都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般，汗水湿透了衣衫，能拧出大把的水来。

项目负责人小代喊了声：“大家休息十分钟！”

老根叔刚蹲下身子，打算在树下歇一会儿，目光就落在了树上那两条深深的勒痕上。只见那痕迹深得几乎要把树干勒断，老根叔心疼得不行，赶忙掏出随身包里的剪刀“咔嚓”两声，将缠绕在树上的旧电线剪断。

这电线是当年为了给树塑造完美造型绑上的。那时，把树干上的两条树枝绑起来，能让它们分别向两边生长，距离又不会太远。如此一来，树形美观了，还能承受更大压力，提高挂果率。只是后来，老根叔忙忘了这事儿，电线就一直留在树上，随着树的生长，深深勒进了树身。

老根叔用力扯着电线，可怎么也扯不出来。他伸出粗糙的手，轻轻抚摸着树上的伤口，心里一阵揪痛，眼眶渐渐红了，泪水在里面打转。

“没想到当初想给树一个完美造型，却给它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疤痕。”老根叔喃喃自语着，慢慢走到一棵老芒果树下，缓缓坐下。汗水混着泪水，“吧嗒吧嗒”地往下掉。老根叔怕被别人瞧见自己的泪水，赶忙用袖子去擦。可刚擦干，泪水又止不住地流了出来。

在他再次低头擦拭的瞬间，远在外地打工的儿子小根的模样浮现在脑海里。

小根八岁那年，他妈妈永远地离开了。从那以后，老根叔既当爹又当妈，尽自己所能照顾他，生怕委屈了他。

一个炎热的中午，小根正在厅里写作业。突然，他看到同学阿强在自家门口的马路上骑着自行车，左转弯转，别提多威风了。小根心里痒痒的，放下笔就跑过去，请求阿强让他试试。阿强和小根平时玩得好，不好

军营拉歌

陆金美

若说军营生活给我留下的难忘和美好记忆，拉歌当仁不让。

那年十八岁，我从苏北农村应征到部队。经过新兵连三个月的艰苦集训，分到三营七连。下午四点多，全连集合，在连长的带领下，跑步向营房外的一处山脚而去。我边跑边纳闷，这是去执行任务吗？

跑到山脚下，就听连长大声喊道：“立——定！”全连整齐地停下脚步。接着连长说：“今天晚上，营里放电影，下午咱连的训练课目：练习拉歌。”连长是山东人，他下达训练内容时，山东腔很浓，但声音很洪亮，很有穿透力，感觉是拉歌添力，使大家浑身有劲。

我们营是加强营，有四个连队，平时不集中，只有开会或放露天电影才会集中。四个连一集中，最较劲的是拉歌。一般唱的《我是一个兵》《打靶归来》《战友之歌》等朗朗上口、气势如虹的军歌。

葡萄熟了

陆漪

周末去乡下看望父母，母亲端来了一盘紫葡萄，说是乡下亲戚自家栽种的。那串串葡萄晶莹剔透，如玛瑙一般。我禁不住摘一颗入口，沁人心脾的香味迅即在口中弥漫开来，一直从唇齿间流到了心里，而童年关于葡萄的记忆在我的心中低吟浅唱起来。

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，能吃上一串酸甜可口的葡萄，是我童年时的奢望。母亲知道我的想法，就在院子里搭了一个葡萄架，忙里偷闲精心栽培，每年都能结一些葡萄给我们解馋。

春天，暗褐色藤条上渐渐长出了绿色的藤芽。母亲找来结实一些的树干来搭架。先刨坑，竖柱，倚着墙体，然后搭横梁，用粗铁丝收紧后搭小棍，用细铁丝缚住。小芽渐渐长大，变成了卷卷的须子，较粗一些的茎上也长满了深绿色三角形的叶子。因为葡萄毫无节制地抽条，母亲就把新抽出来的剪掉。为了预防葡萄病害，还要适时给它喷洒波尔多液。

夏天，葡萄开出了小小的花，颜色淡黄微绿，花期很短。很快，就结出了绿豆大的葡萄粒。早晨，鸟儿在浓叶间跳过来、滑过去，像跳荡的音符，欢快而清脆的鸣叫声则成了小院的主旋律。中午，透过绿色凉棚，阳光斑驳地散落在地面上，我们在葡萄架下或嬉戏、或看书、或休息。晚上，清朗的月光从凉棚的罅隙流泻下来，摇曳不定。大家摇扇纳凉，谈天说地。渐渐地，肥厚脆嫩的叶子再也掩盖不了满挂枝间的颗颗青果，满院子开始弥漫回味无穷的果香。清朝诗人萧雄的《葡萄》云：“苍藤蔓，架覆前檐，满缀明珠络索园。”生动形象地描写了浓绿茂盛的藤蔓和明珠一般的葡萄。对儿时的我来说，没有那么多闲情逸致的，大快朵颐才是首选，婆婆的葡萄架下缀满的是诱惑。趁父母不注意，我搬来凳子，偷摘几颗以解嘴馋，但青涩的葡萄，酸酸的，难以下咽，后来也就不再偷摘了，急切地期盼葡萄早日成熟。

“金谷风露凉，绿珠醉初醒。”秋季来临，我心心念念的期盼终于要实现了。一串串葡萄从叶缝里垂下来，绿的像翡翠，紫的像玛瑙，珠圆玉润、晶莹剔透的葡萄亲热地挤在